



XIAO XIANG TONG LIAO

小巷同僚

李凡 著



华文出版社

I247.5
2880

小巷同僚

李凡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巷同僚/李凡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8

ISBN 7-5075-1201-0

I. 小…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58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9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3500 册

定价: 20.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北京工业题材的现代小说,小说以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妇女求解放,走出家门离开锅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起点,主要描写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工厂同事之间发生的故事,演绎了现代北京人,具体到在民用厂这家小型企业这个层面的北京人在亲情、友情、爱情、上下级之情,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书中的主人公以各自不同的经历走进工厂,与工厂同呼吸共命运,为工厂的辉煌而骄傲,为工厂遭遇的坎坷而揪心。工厂的历史是厂长和工人共同演绎的。发生在工厂的故事同样精彩,故事沿着工厂的命运变化展示职工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工厂就是小社会,甜酸苦辣咸样样俱全。在二十一世纪到来时,几个家庭妇女建起的作坊式工厂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大浪淘沙,艰难地跨入新世纪,融入北京的现代化企业。工厂复苏了,职工的命运却各自不同,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具体的命运改变。

第一章

在闺房中，她极不情愿地把校服脱下来，刚刚叠好又迅速展开，重新穿在身上。她走到穿衣镜前认真打量自己，镜子里反射出一个十八岁妙龄女子的整体形象。高挑的身材，纤细的腰肢，那上衣是月白色府绸斜襟长袖短款衫，显出微微隆起的胸部，下穿一条黑色丝绸裙掩盖了修长的双腿，裙摆下露出白色棉线织成的高腰袜，脚穿一双黑色春风呢面布底鞋，再看看自己容长脸上匀称的五官被白皙的皮肤黑色齐耳的短发衬托得像一个文静端丽的女大学生。可她知道自己只是形似，她高中才毕业，大学的门还没跨进一步，明天她就要做新娘了。父亲的意愿粉碎了她升大学的梦，她向父亲表达过自己的志向，但遭到了拒绝，父亲是经营古玩字画的生意人，擅长察言观色，权衡利弊，他认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让女儿在学业和婚姻上选择婚姻。百善孝为先，作为女儿她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何况这门婚事令她和她的家族十分荣耀，她的新郎虽比她大十岁却是市中心街道政府第一领导，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生，身高伟岸极具文采，举手投足都洋溢着青年政治家的风度。

北平刚解放，共产党已把它改称为北京。这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古城又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轰动世界的开国大典刚过，白玉兰就将把如名字一样高洁的身体嫁给共产党的青年干部李赤诚。此刻她留恋地望着镜子里女大学生的形象，不由得从秀眸中流出两行晶莹的泪水，直挂到细嫩的脸腮上。她不肯擦去，她舔了舔鲜红润泽的双

唇，忽然品到了泪水的咸涩，顿时产生了失落感，她再也不能做一个令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羡慕的女学生了。不一会儿内心又产生出丝丝甜意，原来已有几面之缘的李赤诚从脑海中闪现，她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明天就要出阁成大礼，为人之妻了！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走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白玉兰下午到菜市场买回两条黄花鱼和一些青菜，全家人饱餐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天已尽黑，白玉兰看着丈夫、儿子、女儿安然入睡，自己却不能成眠，她起床悄悄走到外间靠窗那张三屉桌边，捻亮桌上的台灯，展纸挥笔写下一首小诗，名曰《心曲》。

李赤诚一觉醒来，身边不见爱妻，也下床走到外间，那白玉兰正在全神贯注地笔走龙蛇，他便从身后一把夺过笔，玉兰先是一惊，随后心神略定，嗔道：“吓死人了！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吗？”

李赤诚笑道：“睁眼不见玉兰花，一路寻香到此来！”

玉兰道：“虽名玉兰显娇贵，仍是多虑一女人！”

李赤诚问道：“嫁给我已整九年，你不如意吗？”

玉兰低语道：“我要做一个与你同样有事业的女人！”

李赤诚笑而不答，但见桌上的纸写有一首旧体模式的小诗，他拿起纸认真地扫视了一遍：

心 曲

月光灯光双双袭，展我当年立志曲。
几回同学林荫下，编织未来成绚丽。
女友共赏荷塘色，清华园中读教理。
怎料高中刚毕业，生儿育女算柴米。
纵然夫君真宠爱，难平心中万般屈。
挥笔落纸泪成字，最美鸟儿自在啼。

李赤诚看后，又摇头又点头地说道：“我只知道自己娶的妻子在学校读书时是个酷爱数理化的女秀才，不料也粗通诗文，可见对新女性就是不能忽略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更像鸟夜啼，但不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伤感怀春，不是对爱情的失望，而是对自己人生事业的追求，对自己怀志而不得志，对自己不能参加社会工作的失望和心理不平衡。想不到李某人作为党的干部，竟把女秀才瓦屋藏娇，据为己有，全忘了女秀才社会上应有的主人翁地位，说来实在惭愧！不过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既知过，岂是知过不改的人。这样吧！现在街道政府组织扫盲学习班，你先去当教员，将来有适合你的工作，我会竭尽全力安排的！只是儿子李钢才八岁，只上到了二年级，女儿媛媛才三岁，走起路来还摇摆不定呢，再说妹妹已出嫁，母亲又年迈，帮不上你什么忙的，做饭和其它家务我也没时间帮你分担，再考虑考虑吧！”

白玉兰先听丈夫许诺让她去当扫盲班教员，一阵狂喜，血流加快，白嫩的脸颊顿显出两片红晕，心中如茉莉花开，生出一股清香来，忽然丈夫又峰回路转，讲了许多不能外出干工作的具体困难，只怕他又变了主意，忙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军中无戏言！今晚是我们结婚九周年，若论你对我的感情，我应该明白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可我不只是一个女人，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and 人格，我不想自己的一生只认识一个丈夫和一双儿女，我想和你成为同志加夫妻的关系。你们共产党人不是讲男女平等吗？况且女人在社会上参加工作的也不少了，连我中学同学张文怡都在你们办事处工作，她还只是初中毕业，也结婚有了孩子，我好歹是高中毕业生，总不愿拿十二年寒窗苦读的学问只用来相夫教子吧？再说哪个有家有孩子的妇女没有生活负担呢？女人们抱着孩子纳着鞋底织着毛衣学文化，我这个当老师的当然也可以把三岁的媛媛带进教室，把她放在小椅子上，给她布娃娃玩儿，我照样讲课！我只

求你一言为定，我要走出家门干点事业并非不要家了，无需你多虑，该我干的家务我自会抽空干，争取做到大事小事都不误！”

李赤诚笑道：“看不出，这么柔弱的外表，却藏着一颗挺坚强的心脏，本人三生有幸了，我只是怕你过于劳累，才对你外出于事业持犹豫不决的态度。既然你信誓旦旦，不是个弱不禁风的娇妻，我不再反对，今晚还是早早入睡，以待来日吧！”

李赤诚果不食言，白玉兰振奋精神，走进临时教室，教那些胡同里瓦房中拉洋车的媳妇、卖切糕的妻子、做生意的屋里人，闲在家中做饭的、生孩子的女人们读书、识字，一干就是几个月，忙得她喜上眉梢，全身的血液都流得又畅快又带劲。

扫盲的热潮扑面而来，继而又去，李赤诚满足了妻子的愿望，让她做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员干部，在街道政府管理民政事宜。

这日晚饭后，李赤诚在厨房里一边刷碗筷一边对擦煤球炉盘的白玉兰说：“街道上办起几家工厂，就数民用器具厂有特色，只可惜了，大多是只进过扫盲班的家庭妇女，少了真喝过墨水的人，尽管是计划经济，包产包销，出入总要有几个明细，生产销售项目清楚方能发展起来！”

玉兰说道：“何不说明说，让我下基层去，我呢，还觉着坐办公室不过瘾，正想试试我喝过的墨水倒出来是炼成真金，还是废铁？”

李赤诚笑道：“这话是你说的，到工厂去可没有机关工作轻松，不是我不惜花，是花自己要移出温室，经风见雨，今后世上的坎坷，我恐怕就难以随步护行了！”

玉兰道：“女人活一世有个好丈夫体贴入微是求之不得的福气，但既为人，自有志趣爱好，为了平生志，吃苦受累乐在其中！”

白玉兰踏人民用器具厂大门，第一眼所见是十几间旧瓦房，这座大宅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也绝不是有钱人家的栖身之处，似乎是给资本家的佣人、财主们的帮工特意盖的，既不成体统，亦没有规

格，但空落落的院子大得能装下几十辆卡车。

在一间北房里，厂长刘二英接待了她，原来不是外人，一条胡同住着，一个从渤海湾渔村嫁到北京的二十八岁妇女，听说织网打鱼十分能干，跟军官的丈夫耳濡目染多识过几个字，待人谦和爽快，在渔村就入了党，若不是随军在城里，她还是家乡的妇女干部呢！

刘二英身材不比白玉兰矮多少，在北京的女人中都是显鼻子显眼的高，但刘二英丰肌厚骨，五官匀称，生得落落大方，尤其是那张面孔虽不是娇嫩白皙，却总是红润光泽，透着健康。正值夏天，只穿一件手缝的小素格汗衫，一条洗的发白的旧蓝布裤子，虽是衣着简朴，但干净利落。

刘二英一见了白玉兰就主动上前握手，用山东口音北京话说道：“小白同志，委屈你到咱们这家小厂来，你是工厂的第一号大知识分子，往后多给咱们出主意，让咱把姐妹们带起来大干一场，看咱干成干不成！”

白玉兰笑道：“刘厂长，别笑话我了，我可算不上大知识分子，连大学的门都没迈进去，就会给人家生儿育女！也算自己没志气，说死了不结婚，父母也没办法，偏又心软总怕让人指责我不孝顺！”

刘二英道：“世上哪有吃后悔药的，你还算有福气，别说农村女人，就是城里又有几个上学念书的，你的学问要论在几条街巷里也是拔了尖的！”

刘厂长召集工人在当车间的西屋开欢迎会，加上白玉兰共二十名全部人员。欢迎词这样说：“咱们这家工厂是在李大伯黑白铁焊洋铁壶的小铺面上起家的，当初那阵，陈姐端来一盆煤球，赵姐抱来一捆劈柴，郭姐从家拿来几条小板凳，开了炉灶，咱们这些围着锅台转，拖儿带女的女人们把它办成了工厂，赚了不少钱。公社支持咱们扩大生产规模，赚更多的钱支援国家建设，给咱们派来了

公社干部,这是咱们的光荣,要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就是街道办事处也没有几位高中毕业生,这是咱厂的骄傲,也是咱厂的宝贵财富!这以后咱们可以不必到处求人,到经销公司谈业务也有个心里有数的体面干部了!”

刘二英话刚停,就见几位女工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开言都先叫白老师,白玉兰听得脸红耳热,心里却像喝了一杯清凉的龙井茶,虽是夏天,身子一动就出汗,可厂里二十名职工倒有十几名是扫盲班的学生,学生的欢迎方式表示出对她极大的尊重,让她刚进厂门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刘二英了解到工人们和白玉兰的师生关系,用高八度的音调镇住了乱哄哄的车间,她说道:“各位师傅,我才知道小白同志当过你们的老师,这更是咱厂喜上加喜的事。现在就请白老师给咱们表表态,欢迎她不但到咱们厂里来上班,还请她继续给咱们大家当老师,教咱们学文化,我知道咱厂有些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再一次欢迎白老师给咱们讲话!”

白玉兰用右手轻轻捋了捋短发,不温不火地顿了顿音,众人们不由自主地静下来,车间里鸦雀无声,就听白玉兰心平气和地说道:“各位师傅,首先感谢共产党,把咱们这些围着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让咱们有了和男人们一样干事业的机会,北京历来是帝王之都,文化之都,也是一个消费之都,大街小巷,别说大工业无处可寻,就是小工厂也难得一见,三教九流虽遍及全城,偏偏找不到几位产业工人,在市井之中能看到作坊的,也算有点工业味道了。”

女工赵玉花给白玉兰端来一杯新沏好的茉莉花茶,说道:“白老师,我就爱听你讲文化课。大热天的,先润润喉咙,我这个当学生的代表民用厂的工人们,欢迎你,还希望你能继续给我们当老师呢!”

白玉兰感激地从赵玉花手里接过茶杯,连饮了几口,如同喝了

甘露一般，鞠躬表示道：“谢谢赵姐，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和大家一起学习，做一个新中国优秀妇女！刚才我说的是一九五八年前，现今，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北京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咱们既然顶着社会上的闲言碎语走出了家门，就要和男人们一起建设好新中国，新北京！”

众人回报给她热烈的掌声，会场里你一言我一语虽是女人们的叽叽喳喳，但白玉兰听出了兴奋，看出了干劲，不论该叫大婶还是弟妹，都是一个心数，嚷嚷着争口气，老娘儿们也能够挣钱养家，不再因吃老爷儿们的饭低三下四看人脸色活着！

虽说只有二十人但也算一家工厂，还有一台 0.5 千瓦、220V 电机。人员分工的结果是，刘二英仍为厂长，男代表李大伯为车间主任，显然独一无二的大知识分子白玉兰就包揽了生产、销售、供应、财务的大权。

众人是从家走出来创事业，都比较齐心协力，白玉兰高兴极了，刘厂长自不必说，那是使出平生的全部力气和心智投入工厂。偏还有那陈庆元的大太太和八大胡同出来的妓女，艳名叫玉姐的，从良嫁给了送煤工人赵连祥，随夫改名叫赵玉花。这两个女人过去一个是名门大户的贵妇人，一个是迎新送旧靠卖笑为生的烟花女却也是摩拳擦掌的，收起那名分和放荡，正经和众人们一起卖力气，靠劳动挣工资。

陈大太太年纪已四十五岁了，赵玉花也已四十出头，虽是干了粗活，却还讲究穿戴体面，讲起男女的事来，两人也最投脾气。和她们最初办厂的共五个人，除了李大伯和刘二英还有一位女工叫郭桂珍，年纪也快四十岁了。出生在小商贩人家，嫁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磨剪子磨刀的城市贫民，夫妻不和睦，三句话有两句是怄气的。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周云，刚出满月就扔给了婆婆管，郭桂珍

只愿在社会上工作,哪怕挣的钱全交给婆婆也不愿在家看孩子做饭。厂里的活是手工操作,聊天说地也不碍事,这三个女人恰巧在一组,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不假,你三句陈家的事,我两句窑子裡的烟花生涯,她句句都是对丈夫的不满,边干活边闲聊,津津有味的,不知不觉中高高兴兴忙忙碌碌地度过了时光。

白玉兰闲的时候,也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嘴里也不停地问长问短,凑着热闹,虽说独揽了产、供、销大权,财务中的人民币,支票,这些工作对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腾出功夫就手脚不停地在车间帮忙活,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日子过的又快又不觉得累,工人们的事,喜怒哀乐不多时也就了如指掌了。

陈太太原无名,嫁到陈家叫陈张氏,女人就这么低贱,丈夫的姓氏在前,娘家的姓氏在后,便是称谓了。解放后警察填户口本时说叫陈张氏不好,女人也是要有尊严的,也要有自己的姓名,当时替她起了叫张立新的名字填到户口本上。白玉兰早就听说张立新在娘家是位足不出户娇滴滴的豪门小姐,尽管如今风华早过仍旧皮肤白皙,清肌秀骨,依稀可见当年雅韵。白玉兰也是个已婚的女人,却想不通,男人对如此美貌佳人且娘家陪嫁丰厚却还朝三暮四,又娶了后三房女人,那张立新原也是有气性的,玉兰若是和她一块干活儿,她那些私房话就要一吐为快,开言总是千篇一律的奉承:“玉兰呀,谁有你福气,嫁给了当干部的,皇城根下,六街九巷的地方都由他领导,又把你捧在手心里,八年,十年的过去了还专宠着你,也不去沾花惹草的,做女人像你这样有造化的怕不多呢!”

玉兰叹道:“陈大婶儿,您的事谁都知道,可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狠得下心,抛下妻儿不顾,自己取乐?”

陈大太太忙说:“我的那位爷天生的桃花运,仗着祖上留下的产业,自个儿肚里又有个算计,哪有个不吃着碗里又看着锅里的,元宝见多了就想着攒金条,有了黄白之物又望着奇珍异宝,翡翠、

玛瑙、珍珠、钻石他什么没见过？自然有前呼后拥的人，有溜须拍马的客，烤鸭店里有人奉承，百花楼里朝他卖笑的只怕要使出浑身解数。他这一辈子娶了四房正经人家的大姑娘不算，可要说玩花儿，只怕成十上百了！我别说管他就是看一眼他那威风也就倒退了三步，待一处提心吊胆的不自在，不知什么劲儿上来了一脚给你踢到床底下。我又不是没脸面的人，那块黄连只在嗓子眼里含着，吐出来怕脏了别人的眼，咽下去五脏六腑又受不了苦。想着随他去找三宫六院，只要给生活钱养大三个儿子我就有了靠山，谁料这混账东西全没有原配夫妻的情分，更不把儿女的事放在心上，大把大把的钢洋扔给窑姐们去抢，竟然对三房四房的宠爱也见少了。解放后，那三个媳妇和他办了离婚，而今他来认原配，认他的儿子们，大春、二春还记着他长什么模样，心里只有怨恨。陈三春出世就没见过他的生身父亲，儿子们不让他进家门，轰他，斥责他！我呢，也不去怨孩子们，不错，中国的礼教是尽孝道，可这能怪孩子们吗？在孩子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又在哪里呢？我把娘家那点陪嫁变卖了，又给人家缝穷，供三个儿子上学，如果我拿孝道这两个字来强迫儿子们收养他，孝道这两个字就是拿茅坑里的屎尿和的，提起来就恶心人！”

这天白玉兰又问道：“怎么他还是和您住在一处，又风瘫了，让您伺候？”

陈大婶叹道：“这老东西，一肚子花花肠子，世上的事给他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原本就是豆腐做的心，他倒会说，千条江河归大海，任哪条鱼怎么打挺也知该归原本，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既服了软，我又没志气离婚，好歹就容了他，儿子们不服，我只好劝他别拿孝道压孩子们，若要孩子们懂孝道，做爸爸的也该懂得养育他们成人。孩子们没钱吃饭，没钱交学费时，你在青楼里寻欢作乐，你在窑姐们身上撒袁大头的时候，你想到过他们吗？其实这以后

的日子你也能猜到,就是我不数落他一件旧事,他自个儿也不是傻子,什么不清楚呢?他不自在只有他自个知道,如今又不争气,瘫了,我不管,谁管,再机灵也得装傻,好歹夫妻一场,说别的也没用,就剩下来世再图天伦之乐了!”

赵玉花虽已从良,且是半老徐娘,却还涂脂抹粉的,一身香水气,茉莉花香型的。陈大太太爱逗她:“玉花呀,你这扑鼻的香味儿,引得煤黑子上了床,打几场夜仗啊?还下得了战场吗?白天还有送煤的力气吗?”

玉花笑道:“这倒是不比烟花巷用巧功夫,老赵虽是苦力,毕竟做了我的丈夫,哪有用对待嫖客的法子对待自己终身男人的,自然要全身心都给他,让他想着只上家里这张床,又不能让天连阴雨,也不能让天不下雨。我虽说嫁给了煤黑子,但他把我当人看,他说,有几个豪门小姐去卖肉的?还不是穷人的女儿做这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也是穷男人,穷怜穷,穷帮穷,你不嫌我干的活儿脏,是个臭苦力,我也不嫌你是路边的野花,沾了土,染了尘。我要把你浇上干净的自来水,当一朵名贵的鲜花养。我男人这么明理,我怎能不尽足女人的真情呢!”

陈大太太说道:“瞧瞧,一个人,一个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我在家也是使奴唤婢的娇小姐,满指望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还是过好日子,谁想我的结局倒不如有个煤黑子丈夫会懂得体贴人。”

赵玉花又说道:“还说呢,人这一辈子赶上什么命就得认什么命,我呀,是黄连罐里泡大的,生下来就不知父母是谁?从来就不知尊严是什么东西,十六岁开始接客,又是三流的货色,上不了大雅之堂,那些有钱的嫖客,也少见文质彬彬的风流才子,多是些下九流痞子,中了邪似的连白天黑夜都不分,屋里屋外都不顾,我们这些命贱的女人什么下三烂的举止都得承受着,要不是共产党关

闭了八大胡同，还不知要受多少畜生似的男人糟踏呢！”

白玉兰活了二十七年，只觉世上的事怎么也看不透，人这具血肉之躯赤裸裸离开母体，各人有各人的运气，走大运的可做天子，没运的连猪狗都不如。正浮想联翩，刘厂长叫她去办公室，刚进门，就见一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女人随意坐在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那光彩照人的美眸轻松地浏览着桌上的销售统计表，二人刚四目相对，就听刘厂长先说道：“玉兰呀，咱们厂福星高照，喜事连连，不但又招进三十几名工人，公社为了加强我们的干部力量，又特意送来一名女秀才，张文怡，以后产、供、销、财务你们二位分工，咱们这厂又迈高一层台阶了！”

白玉兰笑道：“刘厂长，您有所不知，这位女秀才可是我初中时的同学。文怡，你没和厂长说咱们是熟人吗？”

张文怡笑道：“双足未踏稳，厂长就急急出门找人。不想昔日同窗，今日同僚，往后还请老学友多指教！”

白玉兰道：“说什么呀！你那股机灵劲儿我五个白玉兰也只怕转不出你设计的智慧迷宫，今后还是我向你学的东西多。”

张文怡此刻漫不经心地环视着整个办公室的摆设。两张三屉桌，显然是刘厂长和白玉兰的，随口又说道：“老同学，我调到民用厂来原没带醋，也不准备请你吃醋，你可不要先酸了心！初中三年的交情，你也知道我争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何况，虽说是老同学，毕竟我差你一个层次，你不必先来一个下马威，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也不能相提并论！”

白玉兰被张文怡一席话戳到支气管，只疼得她要哭又喘不上这口气来。还是刘厂长打岔道：“女人们干大事不容易，大家尽心竭力地干，今天就派人再买一张桌子，我的办公桌先搬到靠窗处，你们二位对桌坐着，算呀，写呀的也好商量着来！”

张文怡又看了白玉兰一眼说道：“老同学，你看这样好不好？

财神爷还是你当,生产、销售的核算也劳你的大驾,至于我嘛?原是耐不住静的,外勤的事我包了:生产材料的供应,成品出厂的销售及一切的买办!”

白玉兰道:“还是由刘厂长安排吧!”

刘厂长笑道:“我看张文怡的想法不错,咱们厂由你这么亮丽的女秀才当外交部长,我同意,白玉兰呢身体单薄些,但心细,管家理账再适合不过,就这么定吧!”

白玉兰下班回到家里,见到李赤诚就没好气地说道:“李大书记,民用厂调来一名干部也不是国家机密,何苦不给我透点风声,而偏给我个冷不防!这可好,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我行我素的一朵带刺的玫瑰花摆在我的对面,倒是整天可以看一张漂亮的脸、风流的体态,就不知要多么小心才不挨她的刺扎!”

李赤诚道:“玉兰花虽名贵但也是木本科花,是在自然界中生长,而不是温室的宠物。大自然中还有许多各具特长性质不同的花朵同时溢香吐艳,使这个世界五彩缤纷,怎可因有了名贵的玉兰就不允许带刺的玫瑰有一席之地呢!”

白玉兰说道:“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真是口若悬河,条条是道,我一个高中生哪辩得过你?只是她这朵带刺的玫瑰原来虽是我的同窗,但不是同一个品种,我从来是敬而远之的。看来,今后的工作该有气可生了!”

李赤诚诧异道:“我看你情绪不对,提起张文怡倒像是谈虎色变,我真想知道,这带刺的玫瑰究竟有多么厉害?”

白玉兰道:“我看你这远来的和尚不知道再美的花若带了刺,那只能远观,不能近取!”

李赤诚摇摇头表示道:“我这远来的和尚既摘取了玉兰花并不想再占有玫瑰!我只是不明白,玉兰花为什么怕玫瑰花?”

白玉兰说:“就听我讲一个故事,品得出来算你有悟性,品不出

来就算我大惊小怪了！”

李赤诚忙说：“愿洗耳恭听！”

白玉兰坐到外间的三屉桌前，李赤诚侧身坐到一把木椅子上，里间的孩子睡得听不见动静，夫妻二人喃喃细语，就听白玉兰娓娓道来：

“街上的一家玉器铺和一家古玩店比邻，两家先后在一个月里各停业一天，各自给女儿过满月，张老板已有了两个儿子，四十岁的太太又生下一位千金，自然爱如掌上明珠，夫妻俩对唯一的女儿宠到要月亮决不拿星星应付她，百依百顺。这女儿一出生就看出了美貌，长到十五岁，身段又出落得亭亭玉立，走起路来如分花拂柳，袅袅婷婷，那五官自不必说，三月的桃花挤出的汁制成的面孔，两只大眼睛清澈见底，透出来的聪慧，眉尖都会说话，高鼻梁，鼻头也带着七分俏丽，那红樱桃的嘴唇一裂，两排整齐的白牙齿，格外洁净。安静时，你觉得她是个绝代佳人，也可能我见识太少，还不以为有比她漂亮的！”

李赤诚插言道：“如此说来，你还是极欣赏她了！”

白玉兰又说道：“何止是我，凡是见过她的人没有不夸她的，就是路上的小孩子也要多看她几眼，正应了秀色可餐这句话！更特别的是她又精心打扮自己，别说穿最美的织锦缎旗袍，烫最流行的卷发，穿大使馆夫人们才穿的西装，布拉吉，但比洋女人多了几分艳丽纤秀。她毫不拘束的走在大街小巷，走在她那些书香气派的亲戚朋友之间！上初中时，男女合校，男学生前呼后拥的，她与她们谈笑风生，她自作主张，决定将身相许一个逼得最紧，长得高大魁梧的学生。这男生比她高两级，她父母不同意，她无视父母的反对，没要父母一分钱嫁妆，空身嫁给了那男生。生下一个女儿，也是一朵花似的，日子过的还真痛快！她依然那样美貌绝伦，丈夫是她的保镖，招摇过市也没人敢欺负她，什么别人的闲言碎语，她装